

文学描写的析赞集

4

细节描写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安徽大学中文系



一九八一年四月

说明

408379

描写，在记叙性文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描写技巧，对于丰富写作课教学内容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然而，由于许多优秀的描写范例散见于浩瀚的作品中，不易找齐，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我们从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精选了各种描写范例，逐例加以评析，编成了这套《文学描写例析丛书》。

这套丛书共有《景物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场面描写》七个分册。每册各收范例二百五十个左右，分别注明出处，结合原文内容逐例加以评析。各册均附专题论文一篇，系统地详细地介绍各种描写的要求和方法。由于各种描写是一个整体，各种手法与技巧也往往是相互交错的，因此，我们的分类肯定是不十分科学的。目前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读者便于查找而已。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

深化作品主题 反映生活本质

次日天未明时，刘老老便起来梳洗了，又将板儿教了几句话；五六岁的孩子，听见带了他进城逛去，喜欢的无不应承。于是刘老老带了板儿，进城至宁荣街来。到了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轿马。刘姥姥不敢过来，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溜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老老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一会，便问：“是哪里来的？”刘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烦那位太爷替我请他出来。”那些人听了，都不理他，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那墙畸角儿等着，一会子他们家里就有人出来。”（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年2月版第70页）

◆评析◆“满门的轿马”“门前石狮子”和“几个挺胸叠肚”，指手划脚的“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人显出了贾府的富贵豪华和威严气势，愈发衬托了刘老老的“不敢过去”，而“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溜到角门前”，“蹭上来问”几个细节，则不但生动有据，也更加反衬了贾府的威势显赫，两相对比，贫富之殊更加刺激了读者，于是细节里便包含了大主题。

（晴雯）忽闻有人唤他，强展双眸，一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说

“我只道不得见你了！”接着便嗽个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

（晴雯）气往上咽，便说不出来，两手已经冰凉。宝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只手攥着他的手，一只手轻轻的给他捶打着。又不敢大声地叫，真真万箭攒心。

两三句话时，晴雯才哭出来。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犹带着四个银镯。因哭道：“除下来，等好了再戴上去罢。”又说：“这一病好了，又伤好些。”晴雯拭泪，把那手用力拳回，搁在口边，狠命一咬，只听“咯吱”一声，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拉了宝玉的手，将指甲搁在他手里。又回手挣扎着，连揪带脱，在被窝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小袄儿脱下，递给宝玉。不想虚弱透了的人，那里禁得这般抖搂，早喘成一处了。

宝玉见他这般，已经会意，连忙解下外衣，将自己的袄儿褪下来，盖在他身上，却把这件穿上，不及扣钮子，只用外头衣裳掩了。刚系腰时，只见晴雯睁眼道：“你扶起我来坐坐。”宝玉只得扶他。那里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宝玉的袄儿往自己身上拉。宝玉连忙给他披上，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轻轻放倒，然后将他的指甲装在荷包里。晴雯哭道：“你去罢！这里腌臢，你那里受得？你的身子要紧。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

（《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1011——1012页）

◆评析◆作者在这一段细节描写中，写出了晴雯倾心动人的吐诉，纯洁炽热的情怀，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个“身为下贱”的少女，虽然对宝玉爱得极深，但更爱得纯洁，她恰恰是和宝玉没有见不得人的关系的，但却因为长得美丽而

又敢于在王夫人面前“立起两只眼睛骂人”便被王夫人无端骂作“妖精”，赶出贾府。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宝玉从她那里领略到的是生死不渝的爱情，更重要的，她喊出的“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是对王夫人、对贾府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强烈的愤恨。这一段细节描写不但写出了她对宝玉的挚着无私忠贞不渝的爱情，也写出了她的强烈的“我不服”、“我控诉”，更使人从中看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引发起读者的无限的同情和深深的思索，收到了巨大的艺术效果。

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来，便将粉照芳官脸上摔来，手指着芳官骂道：“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芳官捱了两下打，哪里肯依？便打滚撒泼的哭闹起来；……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玩，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豆官……四人……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就照着赵姨娘撞了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只说：“你打死我们四个才算！”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的死过去。（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64年2月版第766——767页）

◆评析◆ 贾府里的阶级矛盾是尖锐深刻的，这一场撕打是唱戏的丫头们对于那些作威作福的主子们的公然的反道：

抗，曹雪芹选择的这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示了“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它突出地关联着全书的反封建主题。

宝玉便走过山石后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纹皆站住，背过脸去，口内笑说：“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后面两个小丫头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内预备水去了。这里宝玉……到了花厅廊上，只见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个小盆，又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泓子（一种润肤的香蜜——引者注）小壶儿，在那里久等。秋纹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试，说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得这冷水？”小丫头笑道：“姑娘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倒的是滚水，这还冷了。”正说着，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见了秋纹，忙提起壶来倒了些。……宝玉洗了手，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儿倒了泓子在他手内，宝玉泓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680——681页）

◀评析▶这里并不是作者的无聊之笔，而恰恰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细节。怎样写出剥削阶级的富贵寄生生活？曹雪芹从不作泛泛的解说，却总是用一连串的细节生动地展示它。这里选择了一个宝玉小解的细节，这么的丫环婆子服侍，而宝玉还不是最追求这种生活的人。但正因如此，这个细节才更有力量，它引起人的联想和推理，由一斑而悉知剥削阶级寄生生活的全豹。它比起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一般性叙述，有着巨大的说服力量。

今年春天，老爷不知在那个地方看见几把旧扇子，回家来，看家里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

各处搜求。谁知就有个不知死的冤家，外号儿叫做石头呆子，穷的连饭也没的吃，偏偏他家就有二十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他把二爷请了到他家里坐着，拿出这扇子来，略瞧了一瞧，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樱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写画真迹。回来告诉了老爷，便叫买他的，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偏那石呆子说：‘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老爷没法子，天天骂二爷没能为。已经许他五百银子，先兑银子，后拿扇子，他只是不卖，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这有什么法子？’谁知那雨村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法子，讹他拖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做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598页）

◆评析►为了几把扇子就弄得人家倾家荡产，既是反映了贾雨村这贫官污吏的手段，反映了贾赦的腐朽糜烂的生活，更是揭露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凶暴残酷，这样的细节，一石数鸟，击中要害。

王夫人在屋里坐着，见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现打炕上拉下来，蓬头垢面的，两个女人搀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贴身的衣服撂出去，余者留下，给好的丫头们穿。”（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1005—1006页）

◆评析►晴雯一生，只度过了短暂的十六个春秋。她十岁的时候就被“富而好礼”的贾府的总管赖大家买来，成了

奴才的奴隶，后来，又被赖大家当作一件物品，“孝敬了贾母”。她在贾府做了六年的奴隶，结果却这样地被无端撵走，这里的一个“撵”字，既写出了晴雯被逐时的凄凉情状，更刻划了王夫人残酷无情阴冷狠毒的剥削阶级本性。

宝玉会过雨村回来……慢慢地信步走至厅上。刚转过屏门，不想对面来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撞了个满怀。只听那人喝一声：“站住！”宝玉唬了一跳，抬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他父亲。早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只得垂手一旁站着。（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95页）。

◀评析▶这个细节生动地写出了贾政和宝玉的父子关系实际上是猫鼠关系。

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环和媳妇一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个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38页）

◀评析▶这段描写，和范进中举后发疯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大笑道：“我中了”，热心科举；一个大笑道：“都是我的了”，热心物质。一个高兴得发疯，一个高兴得死了，对科举制度害死人的批判是何等尖锐、深刻。

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

报连登黄甲。”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端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跳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第32—34页）

◆评析◆范进是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听到中举的消息后，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欢喜得发了疯。全节“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残害。

汪玉山出朝来问赵雄道：“汝怎生把这两句杜诗对答，中了天子之意？赵雄道：“门生并不知道什么叫杜诗，想是随肚腹中做出便叫肚诗也。”汪玉山道：“杜字不是肚腹的肚字，乃是姓杜的杜字。‘两边山本合，终日为规啼’即杜诗也。”赵雄道：“门生一世，并不曾读什么杜诗，请问杜诗是何人所作？”（周清原《西湖二集·愚郡守玉殿生春》转引自河北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卷十第76页）

◆评析◆堂堂西蜀太守赵雄竟把杜诗当作肚里做出的诗，看起来是笑话，实则是对坐享高官厚禄、胸中实无点墨

的封建官吏的讽刺，也是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晓得了，因问他是甚意思……他附着了我耳边，说道：“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要是要想那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西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实的价钱；若是署事，还可以便宜些。”（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7月版第37——38页）

◀评析▶把官场当商场，明日张胆的买官卖爵。官场的腐败由此可见。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鲁迅《呐喊·阿Q正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7页）

◀评析▶连姓什么的自由权都可以被随意剥夺，真是做人之难，由此可推定阿Q周围环境的恶劣和封建制度的黑暗，究其不可姓赵的原因，关键在于不配，这一细节强有力地揭露了禁严的等级制度和以富穷定贵贱的社会风气。

妇人就不得已地站起来，向屋角上旋转了一周，一点也没有气力地对丈夫说：

“米缸内是空空的……”

男人冷笑了一声，答说：

“你真在人家底家里生活过了！米，盛在那只香烟盒子内。”（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节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240页）

《评析》“米，盛在那只香烟盒子内”，似乎有点滑稽可笑，却蕴藏着无穷尽的辛酸。在那个环境中，女人只被当作生育的工具、被蹂躏的对象。“妇人”被典给秀才归家后，是“一点也没有气力”了；“男人”的冷笑声中，充满了麻木、怨恨和无可奈何，这些细节，是直接为作品的主题服务的。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掀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鲁迅《头发的故事》见《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8页）

《评析》作者只精心摄取了几个细节，就幽默生动、含蓄深刻地揭示了“国民”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微妙关系，表现了“国民”时“节日”、“国旗”的感情和态度，从而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某些原因。

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

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鲁迅《阿Q正传》见《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9—110页）

◀评析▶寥寥几个细节，就勾勒出了几个投机革命者的丑恶嘴脸和恶劣行径，暗示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排满、革命队伍不纯），预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必然。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鲁迅《呐喊·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2页）

◀评析▶这一细节，除了给人以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产生的真实感之外，还通过闰土拣走香炉烛台这一笔，沉痛地控诉了封建迷信对农民的精神毒害。

那朱三太连连摇手，就在铺面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了，郑重地打开她的蓝布手巾包，——包里仅有一扣折子，她抖抖簌簌地双手捧了，直送到林先生的鼻子前，她的瘪嘴唇扭了几扭，正想说话，林先生早已一手接过那折子，同时抢先说道：

“我晓得了。明天送到府上罢。”（茅盾《林家铺子》）

子》节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45页)

◀评析▶朱三太有三百元的“老本”存在林先生的铺子里，按月来取三块钱的利息，可是最近林老板却拖欠了三月月，原说是到了年底总付，明天是送灶日，老婆子要买送灶的东西，故亲自来找林。林先生在想躲避已躲避不得时，便来应付。他的“早已一手接过那折子，同时抢先说道”的细节，反映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将林先生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性格特点揭示出来了。

他父亲头上是一顶宽檐的青毡帽，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就在这宽大的帽檐下，小朋友伏在他的肩上，面向着我，雪花落在他的眉间，落在他的颊上。他紧闭着眼，脸上是凄傲的笑容——他已开始享乐他的奋斗！……（冰心《分》节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275页）

◀评析▶几乎是同时来到世间，却在十天后便有了两种不同的命运。与其说“小朋友”去“开始享乐他的奋斗”，倒不如说他开始在生死线上受熬煎了。雪花落处，“他”的眼、脸的表情，这些细节方面的描写，都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顾成龙走出房来，这时小红和小云已闪到自己房门口，他向她俩瞟了一眼，小红避过脸去。顾成龙从楼梯上往下走，一面看着小红，一面随手把一朵含苞未放的鲜花一瓣瓣地撕下，一双脚正好在花瓣上践踏而过。（袁牧之《马

路天使》，见《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404页）

◀评析▶运用象征手法，暗示顾成龙凶残粗暴的性格和小红面临的柳折花残的危险处境，言简意深。

一群跟上大人逃难的小孩，挤到队伍中间，拉着战士们的手，问东问西。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站在土坎上，一蹦就爬在周大勇的背上。……孩子们在周大勇眼瞳里看见了自己的模样，他抱住他的脖子，脸腮靠脸腮，高兴地喊：“叔叔，你眼里有个人人……”（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评析▶读着这一小段文字，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真实的战争时代的生活画面。首先，孩子们亲热的举动，使我们感到这群娃娃与解放军战士的心都贴在一起了。作者用生动的细节描写，代替了枯燥的“军民鱼水情”的说教，更加真实感人。其次，这一小段文字还包含了更不同于一般军民情的深广意义。孩子们是“跟上大人逃难的”，路上遇到解放军，竟忘记了一切危险。解放军就是靠山，解放军来了，一切都好了。因此，他们才那样快乐，才会在逃难途中，高兴地发现叔叔“眼里有个人”。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的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

是一针一针的缝。……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的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茹志鹃《百合花》，《延河》1958年3月号）

◆评析◆ 对于一个心脏停止了跳动的人来说，一切打扮、修饰都呈多余的了。然而，在《百合花》这篇充满了人性美的小说里，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依旧为牺牲了的小战士补衣服，甚至把自己新婚不久所盖的棉被放进棺材，这两个近乎痴呆的举动，倾泻了老百姓对解放军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她针针线线缝进了群众对烈士的心意。她献上被褥，表现出了军民生死难分的血肉感情。

他把笔甩了半天才甩出一点墨水来，简单地写了一封介绍信，递给一个为首的学生。在他身后的一个女学生，见他枝不受使的钢笔，便从大襟上把自己的钢笔摘下来，冷不防塞到特务员（即警卫员——原注）的手里，迅速地钻到人丛里，等特务员抬起头四下张望时，早已找不见踪影了。

（慕湘《晋阳秋》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二版264页）

◆评析◆ 这是太原人民在火车站欢迎八路军北上兵车那个大场面中的一个小细节：一个女学生看见那位八路军首长

用的钢笔很差，立即摘下自己的笔塞给首长警卫员，并转眼不见了踪影。作者在那样阔大纷繁的场面中选取了这一细节，是突出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以及对他们北上抗日的支持。

可是刚一回头，想用妒羡的眼光，再看一次他们无物无米的生活的时候，偏偏闯进视线里的，是一个小孩子，举起一双峥嵘的小拳头，咬着牙，在对他的脊背比试。大爷看了立刻全身都浸在冰里，从前心一直凉到了后心。（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作家出版社1956年11月版第53页）

◀评析▶这个小小的细节向读者暗示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严重对立。使“大爷”感到穷人的后生家是不好惹的。

一九六九年，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八十四岁的李四光说：当初毛主席曾经指示我们，地质部是地下侦察部。在整个工业战线上，地质部的任务是侦察。……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咱们的工人有力量……今天的科学予言，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就不用这么长的时间了吧。说到这里，白发苍苍的李四光眨眨眼睛，笑了一笑，轻轻拨动他桌上一个地球仪，一下子使小小寰球急速地旋转起来。

（徐迟《地质之光》，《人民文学》1977年第10期）

◀评析▶这里，“一眨眼”、一微笑，表面上描述的是李四光的神情，但透过这段神情毕肖的文字，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英雄气概以及对洋人的嘲笑揶揄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小小寰球急速旋转，象征着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急速的变化，近代经济技术落后的东方必将赶上并超过先进

的西方，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正以无可阻挡之势崛起在世界东方。因此，这个细节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而且使文章主题鲜明突出。

……特别是遇到扎哈尔·莫罗左夫牵着一卷毛小狗走到院子里来，那条狗威武的翘起毛茸茸的尾巴，弯在背脊上，尾巴尖上用一块树皮拴着一个发白的圣乔治十字架，摇摇晃晃，工人看了都哈哈大笑。米隆看不惯这种胡闹，于是扎哈尔被巡警抓去了，小狗被契洪·符亚洛夫带走了。

（高尔基《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汝龙译，见《高尔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月版330页）

◀评析▶狗戴勋章，还“威武”，“摇摇晃晃”，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它说明了工人们的觉悟，和反对沙皇统治的情绪。扎哈尔的被捕好象是不经意添上的尾巴，都含蓄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谁敢唱不同的调子？这样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有一个季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他不是反对，——哪里敢反对！——只是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叫他说明理由！叫他说明理由！’他站起来，用枯涩的嗓音说：‘我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十二年了，应该找得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帮凶！特务！……到第二天早晨，格别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苏〕亚·索尔仁尼琴著荣如德译《癌病房》第二部第三十一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版，第592页）

◀评析▶季马不过仅仅是弃权，就立刻受到群起而攻

• 路 •